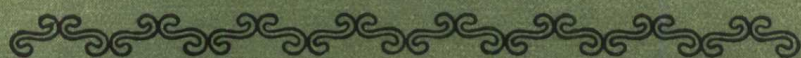


文學遺產

增刊



五輯

作家出版社

43.2
122
235

文学遺產增刊

五 輯

文学遺產編輯部編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57 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 773 字數 249,000 開本 960×1163 耗 $1/32$ 印張 $11\frac{1}{8}$ 插頁 4

195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5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01—30000 冊

定價(6) 1.10 元

目 次

“詩經”恋歌發微·····	孙作云 (1)
“詩經、七月”的作者問題初探·····	胡毓寰 (25)
“九歌”——古歌舞剧臆說·····	張宗銘 (43)
論“九歌”·····	馬茂元 (74)
試論曹植和他的詩歌·····	郑孟彤 黃志輝 (95)
論李賀的詩·····	陈貽猷 (110)
略論苏轼的詩·····	馬 翊 (131)
关于陶淵明思想的几个問題·····	曹道衡 (153)
对韓愈及其文学的評價·····	丁振家 (176)
爱国詩人陆游的所謂晚节問題·····	盧蓀田 (192)
元明清統治階級对待小說戏曲的态度的考察·····	王利器 (208)
論关汉卿的杂剧·····	聶石樵 (239)
“西廂記”杂剧作者質疑·····	周妙中 (264)
試談諸宮調的几个問題·····	吳則虞 (278)
敦煌曲校讎补·····	張次青 (297)
曹雪芹的籍貫不是丰潤·····	賈宜之 (318)
关于賈宝玉的典型性格·····	胡人龙 雷石榆 (329)
“儒林外史”的方言口語·····	桂秉权 (340)

“詩經” 恋歌發微

孙作云

一 古代人民生活的两大季节

農業是有一定的季节性的，所謂“春耕、夏耘、秋穫、冬藏”，这程序不能紊乱。从事農業的人，他們的生活便为这种生产程序所規定。

农人們的生活大致可以分为兩大季节：从春天二月起，他們到野外耕地，一直到九月把禾稼收割以后，才結束他們的野外生活。从十月起，到来年一月底止，他們在家中过生活。总计一年十二个月之中，在野外的生活約佔八个月，在家住的生活約佔四个月。这就是广大农夫生活的主要节奏。許多活动、許多風俗習慣，以至于凝固为一种典礼、一种节日，皆由此而起。我們研究古代礼俗、古代文学，應該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观察，然后才能瞭解許多事物的根源。

我們就以“詩經”中所記述的农夫生活作証明罢！

“詩經”中講述农夫生活最詳細的莫过于“豳風、七月”，它把农夫的生活分为兩大季节。它說农夫們在二月里开始耕地：

四之日(周历四月=夏历二月)举趾(动手动脚地劳动起来了)。

同我妇子，饁彼南亩(到南亩的官田里送飯)，田畯(督耕人)至喜(大地高兴)。

說农事完畢在十月：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即“空室”)熏鼠(把老鼠熏跑,好預备收藏谷物),塞向瑾戶(堵北窗、墁門縫兒),“嗟!我妇子,曰(聿、語詞)为改岁,入此室处!”

可以說把一年的兩大季节交代得很清楚。又說:

九月筑場圃(修理“場苑”,好預备收納谷物),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穠、禾、麻、苽、麦(案以上谷物非同时收割,这里只是凑字数作詩,不要泥执。。“嗟!我农夫!我稼既同(收集好了),上(尙)入执宫功(工)!晝、尔于茅,宵、尔索綯(白天苦茅草,晚上打繩子)!亟(急)其乘屋,其始播百谷(不久又要开始种地了)!”(以上所說的話是“老爷”对农夫們的“訓詞”。)

又說:

九月肅霜,十月濞場。

一直到現在,乡下人还說农事完畢,曰“摔了場了!”以上的叙述是生活的自然节奏,文艺只是这实际生活的反映。

“汉書、食貨志”講农夫生活也注意到这一点,並且也注意到“豳風、七月”里所反映的农夫生活的情形。它說:

春,令民畢出在墜(野),冬則畢入于邑(村落)。其詩曰:“四之日举趾(趾),同我妇子,饁彼南晦(亩)。”又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妇子,聿为改岁,入此室处!”

可見这是大家公認的事实。

战国时代成書的“尚書、堯典”也看到了这一点,它假託古时“帝堯”命令“羲和”管理历法,敬授民时。它說在仲春之时“厥民析”,——“析”就是老弱在家留守,丁壯出外就功;仲夏之月,“厥民因”,——“因”就是因襲不改,仲秋之月,“厥民夷”,“夷”(平也)言与夏同,仲冬之月,“厥民隤”,“伪孔傳”曰:

隙，室也；民改岁入此室处，以辟風寒。

可見也以二月至九月为农民在野外生活期間，十月至一月底，为“室处”生活期間；这就是古代农民生活的兩大季节。

二 恋爱、祭祀、祓禊、遊乐

因为从二月起，人們离开了自己的家庭，到野外生活，从事集体劳动，因此，有許多風俗習慣、也可以說是典礼仪式，多在二月或三月初举行。其中之一，便是有关男女恋爱的許多活动。

大概人們在自己家庭居住的时候，很少和外界接触，因此，也減少了男女相見、相爱的机会；春天一到，万物萌动，人們开始过着集体生活，因此，增加了男女接触的机会，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許多固定的風俗習慣。

相傳古人在仲春之月有会合男女的風俗。“周礼、地官、媒氏”条曰：

媒氏(即媒官)掌万民之判(配合)。……中春(二月)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不禁止淫奔)；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会之。……凡男女之陰訟(郑玄注：“陰訟”，爭中冓之事以触法者)，听之于胜国之社(郑注：“胜国”，亡国也。)

“管子”卷十八“入国篇”曰：

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妇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此之謂合独。

“管子”的“合独”，就是“周礼”的“会男女”，所言乃同一風俗。

我以为古人祭祀生子之神的“高禘”，以及用洗滌的方法来求子的風俗，皆在此期間举行。

先說祭祀“高禖”。“高禖”就是管理人間生育的女神。

“高”言其大、其重要；“禖”即“媒”字，實亦即“母”字（古从“母”之字多从“某”）。；高禖神就是管理結婚與生子的女神，亦即“大母之神”。若論其起源，這種“媒神”或“母神”在最初時期，都是各個部族的先妣，——這些先妣被氏族人認為是蕃衍他們種族的第一位祖先；到後代、主要的在階級社會，這些原始的部族的先妣，便變成了司婚姻與生子的女神。如殷人的先妣曰“簡狄”，相傳簡狄無夫、吞玄鳥（燕）之卵而生子，後人便以簡狄為禖神。“禮記、月令”以及許多古代學者皆以高禖的祭祀始於簡狄吞玄鳥之卵，高禖神就是簡狄。（說詳下）周人的第一位祖先是姜嫄，相傳姜嫄無夫、履大人之跡而生子，周人便以姜嫄為禖神。“詩經、魯頌、閟宮”曰：

閟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

“毛傳”以“閟宮”為“先妣姜嫄之廟”，又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可見殷、周二族的第一位女祖在後代都被人們祀為禖神。

這種管理人間生子的禖神，在現在便是在各地崇奉的娘娘廟。娘娘廟的主要作用，在於管理人間生子（不用說，娘娘也是女神。），而最有趣的是晉南一帶的娘娘廟，里面所供奉的娘娘就是姜嫄。（參看“古史辨”第二冊、頁97—108李季祥“遊稷山感後稷教稼之功德記事”、崔盈科“姜嫄之傳說和事略及其墓地的假定”、及顧頡剛先生“讀崔李二先生文書後”。）從這裡，可以看出：後代的娘娘廟祭即古代的禖祀。

“禮記、月令”說古代祭祀高禖在燕子北來之候。它說：

仲春（二月）之月……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從行）；乃禮天子所御（官特別禮敬有

身孕的妃嬪)，——帶以弓韉(弓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为什么要特別禮敬后妃中有身孕者、並且在她身上掛着弓套、授以弓矢呢？因為弓矢為男子之事，給她這許多武器，在於感應她將來生男孩子，可見高禖神的祭祀是為了求子。

鄭玄“禮記、月令注”解釋古人祭祀高禖為什麼必得在“玄鳥至”之日，曰：

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孵)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為候。高辛氏之出(世)，玄鳥遺卵，娥簡(即簡狄)吞之而生契，后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簡狄)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

可見他以為媒神即簡狄。我想：這傳說最初應該屬於殷人系統，因為殷人以簡狄為先妣，自然以簡狄為禖神，正如西方的周人以姜嫄為先妣又以姜嫄為禖神一樣。現在晉南人以姜嫄為娘娘廟的“娘娘”，大概東方人所崇祀的娘娘、泰山玉女碧霞元君，其先也就是簡狄罷！這種民間祭祀的地方色彩，很執拗地保存了它的悠久傳統。

古人關於疾病、災難有這樣一個迷信：即他們認為一切疾病、災難可以用水洗掉，用火燒掉，因為水火是至潔之物，所以人們相信它可以拂除不祥；而一般的解除法，尤以用水洗滌為主。

祭祀高禖是為了求子，古人相信：不生子也是一種病氣，為了解除這種病氣或促進生育，他們便在祭祀高禖時，順便兒在河里洗洗手、洗洗腳，或干脆跳到水里洗一個澡。他們相信這樣作便可以得子。這種迷信相沿成俗，在後代便成為三月上巳節的臨水祓禊的風俗。“祓”字本是“拔”字，言拔除、拂除病氣之意，“禊”字就是“潔”字，言修潔、淨身之意，二字都從“示”，只是表示這種

行动都属于迷信，与郑玄所说的“变媒言祿，神之也”，同义。

从傳說上看，似乎被殷人認為先妣、又被后人認為祿神的簡狄，其生子即与祓禊有关。“史記·殷本紀”曰：

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列女傳”卷一“母儀傳”曰：

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于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吞之，遂生契焉。

這“行浴”，我以為即祓禊（洗滌）。實在說，簡狄生子這一個傳說是由好幾個傳說、好幾個宗教迷信混合而成的。不管怎樣，古人相信：簡狄生子由於行浴、吞卵，而簡狄又為高禪，可見古人祓禊求子之俗即於祭祀高禪時行之。

祓禊在后代行于三月上巳，而前言祭祀高禪在仲春之月、玄鳥至之日（古人以“春分”為玄鳥至之日），好像二者有矛盾似的。其實“春分”在二月下旬，三月上巳在三月初，自魏以後又定為三月三日（見“晉書·禮志”），二月下旬與三月初相去非遙，可能在這期間都是會男女、祀高禪的節日，如旧曆的“年節”，並非限于除夕日，古人以臘八至元宵間皆為“年節”。不管怎樣，三月三日的臨水祓禊，本來是祭祀高禪的延長，其初義是為了求子，到後來才變成一般性的士民遊樂。現在只引兩條材料以資說明。

“漢書”卷九十七“外戚傳”曰：

武帝即位，數年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餘人，飾置家。帝被霸上，還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帝不說；既飲，醢者進，帝獨說子夫。

“漢書”注引孟康曰：“祓，除也，于霸水上自祓除，今三月上巳

祓禊也。”可見汉武帝的祓禊灞濱，是为了求子。

“太平御覽”卷三〇引晉成公綏“洛禊賦”：

考吉日，簡良辰，祓除解穢，同會洛濱。妖童媛女，嬉遊河曲，或振纖手，或濯素足。臨清流，坐沙場，列壘樽，飛羽觴。

可見在后代遊乐的成分日見增多。若有名的王羲之的蘭亭修禊，則完全變成文人的雅集了。這是一般祭節通有的演變情況。

總括起來說，所有這一切風俗無不置基於農業生活的變化，即因二月為農耕之始，所以在此時會合男女、祭祀高禩、祓禊求子。

三 “詩經”中有十五首戀歌反映這種禮俗

“詩經”中有許多戀歌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唱出的，或用回憶的形式追述這種風俗。這一共有十五首詩都反映有這種情況，因此使我們不能不這樣說。

“國風”中的“鄭風”、“衛風”以戀歌多著名，這些戀歌是古代衛道的君子所最痛心疾首的地方。他們說“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我們就從他們所最反對的地方談起罷！

“鄭風、溱洧”曰：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簡（菅）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徂）！”“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言洧水旁邊十分熱鬧。）！”

——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徂）！”“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

——維士与女，伊其將譖，贈之以勺藥。

溱、洧是郑国的二水名，“方渙渙兮”，韓詩說曰：“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至盛也。”（案以下凡引三家詩，皆參看：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毛傳”曰：“春水盛也”，可見這首詩的背景是在春天三月、桃花水漲的時候。韓詩說曰：

溱洧，說（悅）人也。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于兩水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觀也。

直以此詩為上巳節所作。“漢書地理志”引此詩，顏師古注曰：

謂仲春之月，二月流盛，而士与女執芳草于其間，以相贈遺，信大樂矣，惟以戲謔也。

又把這詩說在二月，由此可見祓禊之事亦可在二月。從這裡也足以証明仲春之月的會男女、祀高禖，与三月上巳原來是一個節日。我們從詩中所說的：“洧之外，洵訏且樂”，又說“士与女，殷其盈矣！”可以推想在當時男女雜沓，狂歡極樂的情況。這種戀愛絕不像一兩個人的私下密語，而是在一個男女聚會的節日中進行的。詩中又說，在這時候男女相譖、互相餽贈，以示定情，更使我們相信這一點。

“溱洧”這一首詩既是在溱水、洧水旁邊所唱，我想“褰裳”也是在這時候唱出的，因為它也談到溱洧，而且也是戀愛詩。

“褰裳”曰：

子惠（愛）思我，褰裳涉溱（言你若愛我，咱們就一塊到溱水去祓禊）。子不我思（你若不愛我），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哉）！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在這裡應該特別注意的是“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子不我思，豈無他士！”這就是當時在男女聚會時的謔詞，這也就是

“溱洧”篇所說的“維士与女，伊其相諠”的“相諠”。这种嘲笑、調戏絕不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事，而是有广大的男女参加，因为若是一男一女，就不能“相諠”，而且也不能說“子不我思，豈無他人”了。

从在集会中有諠詞这一点，馬上又可以联想到：“褰裳”的上一首诗“狡童”。“狡童”也是指着同一情况：

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这是女子向男子挑逗之語，也是諠詞。从“狡童”字样，又可以联系“山有扶苏”：

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乔松，隰有游龙（水荭草）；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这些嘲笑、戏諠的小歌，都是在同一背景下唱出的。其实“郑風”中还有不少同类的小恋歌，大約也都是同类之作，因为这种短歌很适合于打情罵俏的即兴詩的用处。又三詩中同言“狡童”，我以为这狡童正指未婚男子，亦即“周礼、媒氏”中所說的仲春之月，“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会之”的“無夫家者”。

如郑国的恋歌多牽涉到溱洧一样，衛国的恋歌多集中在淇水，其数量竟达到八篇之多！最有代表性、並且也是最有名的一首诗是“鄘風、桑中”（“邶”、“鄘”、“衛”三風皆衛詩）。

爰（于何处）采唐（野菜名）矣？沫之东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要，等候），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麦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戠）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葍矣？沫之东矣！云誰之思？美孟庸（媼）矣！——期我乎

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这首歌每一章的前四句充滿了調笑的意味，主旨在下三句：“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这“桑中”我以为即衛地的“桑林之社”。衛国为殷故地，而且是殷的王畿，殷社曰“桑林”，相傳湯禱雨于“桑林之社”。宋为殷后，宋之社亦曰“桑林”，其乐曰“桑林之乐”。殷人的社为什么叫“桑林”？我想这是因为他們把桑树当做神树，在社的前后左右广植之，因此他們的社叫做“桑林”。“社”为地神之祀，但后来也变成聚会男女的所在，宋国的“桑林之社”，据“墨子、明鬼篇”說：

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

可見“桑林之社”确为男女聚会之地。“皆男女之所屬而觀也”的这个“觀”字，不用說即“郑風、溱洧”“女曰觀乎？”之“觀”，即欢聚之意。“上宮”，我以为即指“社”或高禖庙，古人謂庙亦曰“宮”。“桑中”、“上宮”既是“桑林之社”，那么这首诗的背景，就是举行这种祭祀的节日。至于淇水，也就是他們在举行这种祭祀时所祓禊洗滌的水。“太平御覽”卷一七八引“郡国志”曰：

衛州苑城北十四里，沙丘台也，俗称妲己台。去二里有一台，南临淇水，俗称为上宮也。

可見上宮神壇就在淇水濱。总之，从这首诗里可以推知当时的祭祀聚会情形。

“衛風、淇奥”是女子贊美男子之歌，其地点也在淇水：

瞻彼淇奥(隈)，綠竹猗猗。有匪(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忘)兮！……

.....

瞻彼淇奥，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
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从这种“謔而不虐”的謔，也可以推想这首歌的背景。

“衛風、有狐”也是同类的謔詞：

有狐綏綏（朱熹云：“綏綏”，独行求匹之貌），在彼淇梁（梁是捕
魚用的当中缺口通水的小壩），心之憂矣，云子無裳！

（二、三章疊詠、意同，从略。）

这首歌是女子所唱，她把她想亲近的那位男子比作小狐狸。
（“詩經”中多以騷狐比蕩子，如“齊風、南山”：“南山崔崔，雄
狐綏綏，魯道有蕩，齐子由归。——既曰归止（哉）！曷（何）又怀
止（哉）！”正用狐狸比拟通姝的齐襄公）她說：小狐狸兒，你在
淇水岸上徘徊什么呢？我心里正为你發愁 沒有人給你縫衣裳
呢！言外之意，我能給你縫衣裳呢！一种忸怩作态之狀，宛如在
目。这种詩必須把它当做謔詞解釋方才有味道，否則便是焚琴
煮鶴！

“衛風、竹竿”是一位失恋男子之作，其詩曰：

簞簞竹竿，以釣于淇。豈不尔思，远莫致之！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出嫁），远父母兄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笑而見齒貌），佩玉之儺（身段苗
条、行有节貌）。

淇水悠悠，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写（瀉）我憂。

这一首詩大概是这位失恋的男子重遊淇水时作。他当初和这位
女子恋爱也就在这淇水边。那时候他們相亲相爱，言笑晏晏。
不久这位女子出嫁了。这次他又来到淇水，山川依旧，人物都
非。他回想起他和那位女子在河边散步的情况，更使他迴腸百

轉，因此他只好“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了！詩的意境很有点像“周南、汉广”，的确是一首好詩，而且音調意境尤美。

“衛風、氓”是“詩經”中最有名的一首長篇敘事詩，其价值不下于后来的“孔雀东南飞”。在这首詩里，敘述这位痴心的女子和这位“抱布貿絲”的小商販曾經在春天、在这淇水边遊遊，而且在临别的时候，送他一程又一程。在这里不禁使我們想起“桑中”篇所說的“送我乎淇之上矣”的句子来。为什么衛国的男女在临别送行的时候必得在淇水边兒呢？难道說別無其他地方可以送行么？原来是这些恋爱多在淇水边进行，因此这些恋爱詩多言在淇水边兒送行。詩里說：

送我涉淇，至于頓丘。匪(非)我愆期，子無良媒。將(請)子無怒，秋以為期！

从“秋以为期”這句話，显然可見他們在这里聚会的时候，不是秋天。又就在这一章以后說：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吁)嗟鳩(斑鳩)兮，無(勿)食桑葚；于嗟女兮，無与士耽(乐)！——士之耽兮，犹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从时序的描写上也可以看出：他們相会在春天。又在結尾处說到她回忆过去的时候，說道：

淇水湯湯(水盛貌)，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二其行(行为)。士也罔極(不定)，二三其德！

又說：

淇則有岸，隰(低湿地)則有津(边)！

一再地說到淇水，好象有無限伤心事都集中在淇水上似地，这就是因為他們当初在淇水边欢聚，現在夫妻反目，所以一想到淇水，便無限痛心。从这里皆足見淇水是他們欢聚之所在。

“谷風”也是一首棄婦詩，在說到過去的時候，也說到水、也說到在水濱投贈。它說：

有洗有潰，既詒（貽）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塋（唯余是怒）。

這“既詒我肄”的“肄”字，“毛傳”、“鄭箋”、“朱注”皆以為是“勞也”，但我以為此“肄”字即“周南、汝墳”“伐其條枝”，“伐其條肄”之“肄”。“毛傳”于彼處訓“肄”字曰：“余也，斬而復生曰肄”，即砍伐後新長出來的嫩枝。“既詒我肄”言既以嫩枝作為定情物給我，當初如何好，現在就不應該變卦。（“汝墳”的“伐其條枝”、“伐其條肄”也是折枝以贈所歡之意，與“鄭風、溱洧”“贈之以勺藥”同。）“有洗有潰”，“毛傳”說是：“洗洗，武也，潰潰，怒也”，諸家說同。但我以為此句指水而言，“說文”：“洗，水涌光也”，引詩“有洗有潰”，“既詒我肄”既是回憶、既是他所“不念”之“昔者”，則“有洗有潰”也應該是“昔者”之事，即言當初戀愛時在水邊歡聚之事。此“有洗有潰”正形容春水泛濫，也就是“鄭風、溱洧”，“方渙渙兮”，“韓詩”說是“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從這水漲之狀，折枝以贈所歡之事，特別與“汝墳”詩對比（說見下），皆可以知道：這位女子和她的男人當初也曾到河邊歡聚、祓禊，與“衛風、氓”的可憐女子完全一樣。

說到“谷風”不能不談到另一首“谷風”，即“小雅”中的“谷風”。這兩首“谷風”，我以為當初原是一首民歌，後來因種種原因，寫成兩首詩，而且分散在二處。從內容上看，這兩首詩講的是同一故事。所不同的，只是一繁一簡。從文詞上看，二詩相因之處亦極明顯。“小雅、谷風”的開頭句子說：“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即“國風、谷風”的“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小雅、谷風”的“將恐將懼，寘（置）予于懷”，即“國風、谷